



丹
銘
總
録

十
之
十一

イ	5
368	
4	

計
十二
本



5
曾
門號卷
368

周鼎

丹鉛總錄卷之十

人品類

別號

明治三六年
十一月二十日
購

萬卷閣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
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
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一回後人別號之所昉乎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
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
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仲
苗書則唐人所云
者止謂史失其傳亦謂人不
通文選也

類

十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菴者昔有王僑媿為武陽人為桓人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為王子喬誤也久矣

兩莊躄

賈生弔屈原賦曰謂跣躄廉注楚之盜曰莊躄韓非子曰莊王欲代越杜子諫曰莊躄為盜於境內而史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躄者楚莊王之裔也以其衆王滇去莊王時百年此

又一莊躄也

秋胡妻

劉子玄曰烈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而自死輕生同于古冶狗節異于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於貞烈為伍有乖其實焉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如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祠於如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

彭祖

類

卷十

王逸楚辭注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彭祖晚而唾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兒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餐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太白子厚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夢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闔視於綴述

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自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爲證近於郢書燕說矣噫寡陋一至此哉

滕王

杜子美滕王亭子詩民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後人因子美之詩注者遂謂滕王賢而有遺愛于民今郡志亦以滕王爲名宦予考新舊唐書竝云元嬰爲金州刺史驕佚失度太宗崩集宦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爲害以九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及遷洪州都督以貪聞高宗給麻二車助爲錢緡小說又載其召屬官妻于宮中而淫之其惡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稱之所謂詩史者蓋亦不足信乎未有暴于金洪兩州而仁于閩州者也

大巔

韓公與大巔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爲僞朱晦菴則力辨以爲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大巔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爲真愚平生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爲僞而先生闢佛反指以爲真所不可曉况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巔語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謂道其道非吾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旣與習熟而少變其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開其道

似文下脫不

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引。李漢編韓文序謂收拾遺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爲妄撰尤灼然矣。或曰晦翁必欲以大真書爲韓之真何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喻。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弈者嘗留一著。歐公之於尹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真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爲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傳說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遊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

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日；天授在殷中宗，龔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毆，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大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

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倖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

言也固不必辨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卽仲忽南宮伯達卽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卽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諗博古者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諡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

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主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諡，當稱忠武為直。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寃死後，高宗納大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為都督，俊為

樞密。劉豫遣子麟、姪猊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穎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為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為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蜀取劉璋，病孔明。蓋言二事皆涉厚誣也。舉世懵然，失于不考。余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堯孔光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為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成橫革之交五人佐禹化益即伯益真成即直成也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為孔明病蓋亦未知考也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為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勇犯謝罪文公亦遠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旁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

六金系金
九
遜魏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岳同時韓
開泉選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
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韋氏妹遠
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附會以鍾離權爲漢將鍾離
昧矣可發一笑也說神仙者大率多欺世誑愚如世
傳沁園春及解紅二詞爲呂洞賓作按沁園春詞宋
駙馬王晉卿初製此腔解紅兒則五代和凝歌童凝
爲製解紅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爲解

紅兒慢焉有呂洞賓在唐預知其腔而填爲此曲乎
元俞琰又注沁園春琰雖博學亦惑于長生之說而
隨俗耳厥後琰子仲溫序其父陰符經云先君七十
而逝由此言之琰之篤好養生壽止于此世有村夫
目不識參同契一字而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于不
可知之術哉達人君子可以意悟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
咸使誦經見法琳
辨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
美稱也是時北則胡后却扇于曇獻南則徐妃贈枕

于瑤光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爲榮千金公主偶于淫毒丐僧不以爲恥後世以夫娘爲惡稱緣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云相牽正上床云陶九成乃謂爲云語蓋未多見六朝雜說耳

火迫鄮侯

唐源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敗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鄮侯宋南渡有郭某爲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煩兩朝開濟之句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誦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蠹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爲秘寶轉相差

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國朝登科錄

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魁吳伯宗然考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金壽榜蓋一歲而三開科三榜取士也如乙丑之

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六月一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郊不知為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

南宋五賢相

謝疊山作毋制機墓誌云宋中興賢相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温游景仁謝德方皆蜀人也○毋昭裔孟蜀時人其子毋音英藏書最富制機其後也

度轍

韓非子云顏回明仁於度轍程嬰顯義於趙武上句

不知事之所出。度穀似是。人姓名。度姓古有之。宋有度正。蜀之遂寧人。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子隨季騶隨音馱。騶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蜀士

唐肅宗問蜀士於蘇頌。頌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英宗問蜀士於歐陽修。修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

醇二事何其相類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于蜀曩氏夷。換袁溉字道潔。其學得于富順監賣香薛翁。程子遇青城籬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為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爾。有一人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名者。

鴻安邱

鴻安邱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詠云。無營無

欲澹然淵清時又有林間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千金錄

三

畫家四祖

畫家以顧陸張吳爲四祖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也余以爲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展爲四祖展展子虔也畫家之顧陸張展如詩家之曹劉沈謝閻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吳道玄則杜甫也必精于繪事品藻者可以語此

周劫

魏書蔣濟疏涓劫之民葛洪字苑劫作皴九僞反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蘧伯玉告顏闔又下於夫子教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齊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已也闔則既知崩墮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傳之道也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林疑獨

莫弘被放歸蜀劓膺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紀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

千古烈象人品類

卷十一

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外物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傅燮斥言中宦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在義極諫何異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先帝之昏暴京兆顏暉輿觀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古人取士

史記注仲雍字熟哉哉字取字僅見此隋人魏鸞字

雙和崔挺字雙想雙字取字僅見此隋宗室楊綸字斌籀楊溫字弘籀籀字取字僅見此唐登科記韓湘字北渚此又今人之號亦異矣

四結姓氏

通鑑四皓姓名王幼學集覽據陳留志及陶潛四八目爲說東園公一也綺里季二也夏黃公三也角里先生四也陳濟正誤以綺里季夏爲一人黃公爲一人妄引杜詩黃綺終辭漢爲據其說杜撰可笑且詩人稱古人姓名多剪裁便於音韻如稱司馬長卿爲馬卿稱東方朔爲方朔唐詩有稱東園公爲園公者

蓋亦此例豈足爲據乎

擬人失倫

擬人必於其倫荀子稱仲尼子弓子弓豈仲尼之倫乎韓子稱臧孫辰孟軻臧豈孟之倫乎二子之言不倫矣

三蘇不取孔明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潁濱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自致於跬步二公以

伊傅神聖爲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止謂棄荆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壽過百年

北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唐香山九老有李元爽年一百三十歲又嶺南楊氏雞窠老翁年二百餘

古文人名與字並用

史記相如傳文君已失身于司馬儼長卿故倦游以人姓與字分爲二句其文法自左傳人之姓氏名字

多互川焉劉鉞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沈休
文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卿黃
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漢壽亭侯

曹操以關羽爲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今稱壽亭侯非
也漢壽郡在蜀之嚴道其後先主卽位于蜀而侯助
之固有兆于此與况漢爲代名而下綴以壽延炎祚
四十餘年亦非偶然矣

兩鬻熊

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注云名熊爲周師文王以

下問焉周封之爲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寶六
載詔祀夏禹于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
之鬻熊也然鬻熊事夏禹爲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
何所據也

傅玄稱孔明

傅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無餘糧

尹和靖對宋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獨夫焞
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
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遽視君如寇

讐乎焯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下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今開封有刊溝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伯戰國策有段干

君子不可立黨

宋劉炎通言云天下之士亦多矣豈獨登龍門與仙舟者皆為賢而不在此選者盡不肖耶更相表題是自立禍梯又曰韓稚圭忠於所事天下無間言范文正勇於自任而朋黨之議起矣范公豈立黨者惟其立意則黨之召也

王導唐人云秦之亡由商鞅左晉之亡由王導左晉江左之晉也

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滅親褒之而實不然逆機弑械之萌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導不能先啓元帝潛為之備及敦至石頭導不聞有正言規

之而受其司徒之擢君臣大義社稷爲重李懷光將
反而其子確言于德宗君子以爲忠孝兩全導之于
敦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間坐觀成敗得爲純臣乎
敦之凶獍勢已無可奈何導又在帝左右而王氏子
弟布滿中外明帝恐導攜心內應故舉春秋大義滅
親之言實以安導心而散敦黨也夫大義滅親石碣
是也碣子從亂碣手誅之謂之滅親可也導之於敦
親非父子始也不能如李確終也不能如石碣謂之
滅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敢有
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旣死導貽

王含書猶云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謹
故違明詔而特伸私情此非敦反乃導反也導銜周
伯仁敦旣得志問導曰周顛戴若思當登三司而導
不答敦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而導又不答敦乃曰
若不爾正應誅而導又無言二人竟死夫敦之用周
戴爲三司令僕使助已爲亂耳導當正言爵在朝
廷非臣下所得專賞及其言應誅導當正言刑在朝
廷非臣下所得專罰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賊
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而已使敦謀幸成則
導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

尊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嘗拜導妻曹氏而
導偃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
曰王仲弘駑病耳若卜望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
若思之峰峒當敢爾耶夫濱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
之禮此趙襄子之所以賞周舍也導知君臣之義曾
不如周舍乎其免于春秋無將之誅幸脫漢代博陸
之禍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大盛後世狠
儒曲好議論雖諸葛孔明宋岳武穆猶加索瘢而無
片語疵導誰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者有
如此蘇峻之反導棄帝先出奔獨劉超一人侍帝及
陶侃平峻導入城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

如是導有慙色郭默斬劉先以叛導大懼勸帝大赦
天下梟允之首而以默為西中郎將自以為遵養時
晦陶侃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導在江東當三大難而
狠須如此才略可知管夷吾之稱亦溢美矣遂併及
之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為無謂虛高族望起于江南
侯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詬曰會須以吳兒女配奴
江東散亂職此由之事雖不出此一端而官人
以世其釀禍非一日矣其後
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為首比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不
得入郡姓至碎戰爭於帝前乃取入郡姓今之百氏
郡望起於元魏胡盧之事何足為據也是時韓顯宗

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祖父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
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
允墜於皂隸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李
冲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真名言哉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
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
無憑證直講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
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
冠遊方羽客偽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于

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恠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
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于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
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
而天寶遺事杜詩謂蘇註至名家亦爲所惑且引用
焉噫

人名食其

高祖時有酈食其審食其武帝時有趙食其師古皆
讀作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爲異基審則爲食基趙
則爲食其誤矣同是人名更無別議也苟悅漢紀三
者並異基字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邱踰年不下至于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莽徐道覆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於賈誼傳六朝遂以為取士之科名云

秦刻石去姓稱名

秦之刻石去姓稱名後世遂多不知姓而歷代或多效之惑矣如晉書云謝玄北伐符堅下遽云安與玄圍碁玄上去一張字初學觀之知為何玄耶漢書注稱臣瓚後人亦迷其姓何吝書此一字耶如五代梁唐間有王彥章謝彥章彭彥章使去其姓知為王

耶謝耶彭耶

蓋姓有二

蓋姓有二漢蓋寬饒蓋勳音盍唐蓋文達蓋蘇文蓋嘉運音踏○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漢帝之美曰罷黜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獨取雞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雞失侯二以耐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

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左傳若謂圍人曰爾欲吳王我乎三國志欲曹爽我

乎宋人奏議云是欲劉豫我也皆祖左氏句法

留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爲會稽內史張玄之爲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踈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州

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竝
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
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
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賈誼新書引髮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
髮姓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問葵班問葵複姓
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
有縲錯挈薄縲挈姓僅見此

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太公卒
于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
周易新注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蠲而皆惜其未聞道
亦名言也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
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
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
恕狎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
此者亦不幸矣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瀆鬼嶽祇愛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為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媯符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必以女戎勝

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

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一子之謂乎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鮪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必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鱗化而為鮪喬從魚為鱗字義乃全

丹鉛總錄卷之十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一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修著

錢塘後學陳愷亦庭校

史籍類

析里橋碑

歐陽集古錄析里橋碑跋云。驛散關之峭潔。從朝陽之平爇。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慎按。驛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驛之。韓信傳。驛兵北首燕路。洪氏隸釋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驛耒。又云辭榮驛。黻潔本濟。潔之潔。漢人或寫

一凡金海錄
乙
潔借作溼字用潮濕卽潮溼也慘與燥同分絲小異
如操亦作摻之例平慘謂乾燥言去溼而就燥也
此訓之可通

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
亦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
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
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
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
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唐詩主情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
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
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
卽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
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
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
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
郎在鳳凰山卽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
爲托言而不以爲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

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爲思望之詞，則詩之寄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東山詩

東山詩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言倉庚鳴春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褱，褱婦人之褱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卽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

燭屏牖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爲陽天之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離，別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舊說以縞爲幌，中誤。又以親結褱爲母命，雖同是昏禮，而非詩旨，所謂差之毫釐，繆千里矣。

古文多倒語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釁之爲祥，結之爲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

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
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
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
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
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
也將以釁鍾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縞以結訓解也

秦漢人論性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卽詩烝民之旨也後人
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
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

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
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
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
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
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啖助曰情
本性中物韓嬰曰卵之性爲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爲
雛繭之性爲絲不澮不練則不成爲絲陳搏曰情者
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于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
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孫明復論太玄

史籍類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
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以
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
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歐文本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
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
作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
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
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
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果無
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
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
刪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
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籍如莊子九淵
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虻虻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
夔虻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
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唐人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
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風萬疊斷
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景陽井
云理昧納惶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縷以胡
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
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干不如雞口亦可喜也

古書不知名考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為嚴
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
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為唐蒙作水經引南
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稽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
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
之不知也

謝臯羽詩

謝臯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
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讌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宇
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
舞鷓鴣淬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
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

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讌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
出於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此篇愈不及
臯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沒日如沒鶴白波搖空
溼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脫木如脫髮建業水
云太白八月魚腦滅武昌城頭鼓統統海上曲云水
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明河篇云牽牛夜
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婺女城頭玩月華星君
冢上無啼鳥俠客吳歌云潮動西風吹杜荆離歌入
夜斗西傾似飛廟下蛇含草青拭吳鉤入匣鳴效孟
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

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
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雞啼苧蘿戍近風鳴
析江空雨送船隣浦燈下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太
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下方間夕
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蕭牆而可以
據長慶寶歷之上座矣集多臯羽手抄濕字多作溼
蓋從古字溼之省史子堅隸格載漢碑有此字觀者
弗識或改爲云非

孔明寫申韓書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

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可邪吾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子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王符自贊

漢王符自敘贊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年有不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疇倫彌索鮮有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歷數冉冉庚辛或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

謝華啓秀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

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乃知文成用此也

小真大真

易屯其膏小真吉大真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真臣也大真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又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卽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魏了翁又說周禮大真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不訓正也其說又異並載以俟知者

諡始

蘇老泉云婦人有諡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諡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諡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諡自妻妻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諡卽匹夫之諡也不始于東漢矣

李華文陳陶詩

漢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總不若陳陶詩云誓掃匈奴不

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變而妙真奪胎換骨矣

禹碑歌

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其辭曰神禹碑在岫嶠尖祝融之峰凌朱炎龍書旁分結構古螺書匾刻戈鋒銘萬八千丈不可上仙屬鬼閉幽以潛昌黎南遷曾一過紛披芙蓉褰水簾天柱夜瞰星斗下雪堂朝見陽輝暹追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黏拳科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織墨本流傳世應罕青字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兩好事集古金石窮該兼昭

列箴銘暨款識橫陳斷澗和釜鬻胡爲至寶反棄置
捃摭磨蟻損烏蟾又聞朱張遊岳麓霽雪天風影佩
檐搜竒索秘跡欲徧春倡撞和詩無厭七日崎嶇信
有覲一字膏馥寧云拈非關嶠嶮阻登陟定是藤葛
籠窺覘好古予生嗟太晚拜嘉君貺情深快老眼增
明若發覆尺喙禁斷如施筭七十七字挈螭虎三千
餘歲叢蛇蚴憶昔乾坤漏息壤蕩析蒸庶依苾蓰帝
嗟懷襄咨文命卿佐洛洞分憂惓洲拜渚混沒營窟
鳥迹獸迹交門簷塌來南雲又北夢直罄西披仍東
漸黃熊三足變鮫服白狐九尾歌雁神後乘包湖按

玉版前乃溫洛呈疇隴永奔竄舞那辭胝平成天地
猶垂謙華岳泰衡祗鎮定鬱塞昏徙逃鳴唳文章絢
爛懸日月風雷呵護環屏黔君不見周原石鼓半已
泐秦湫詛楚全皆殲此碑雖存豈易得障有嵐靄峰
巘巖楚音迥絕柱黎藿弔影颯瑟森櫛柵湘娥遺珮
冷班竹山鬼結旗零翠斂造物精英忌泄露祗恐羽
化難留淹欲摹柘本鐫巖壁要使好事傳緗縑著書
重訂琳琅譜裝帖新耀瓊瑤籤麝煤輕翰蟬翅楊柳
君再寄西飛鷁

六經無騎字

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魏鶴山云六經無騎字禮記亦漢世書耳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正反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成臯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危迫時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乘爲右未嘗廢車也方萬里古今考反覆千餘言今撮其要附此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叻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書卽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

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其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繫表

庾子山哀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引明集

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覺覺而踰繫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晉春秋荀粲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晉春秋今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禪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

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
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
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
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
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
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
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註引
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今猶有
存者

荀悅申鑒

述此條見學者不可膠守一說而非諸家也

荀悅申鑒云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
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
皆自謂真本說仲尼邈而靡質先師沒而無聞將誰
使知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于屋壁義絕于朝野逮
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
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措定後世相倣彌以
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勢不俱
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劉靜修論學

述此條見學者不可株守宋人而畧漢儒也

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

豈能盡也。六經自火于秦，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光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臯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總之。孟子曰：事

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疑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周禮履人

周禮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噫王后之履而使人造之不亦褻乎古之婦工何所用也夫爲絲爲綌服之無數周之所以興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亡也曾謂周公制禮而設一官爲婦女作履乎曹操猶使妾賣履周公不如曹操乎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賊袞冕戕魏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陞荆蹙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牛牲視人嶺蠻遭劉百

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景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也僅得其中俗云搆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易逆數

易逆數也大傳云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商易之首卦也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大傳又曰陰陽之義配

日月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其解也。猶曆家不曰朔晦而曰晦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嗚呼玄矣。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於朱溫，或售妹獻妻于佞胄，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僕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于小說耳。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

嬰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書。

一卷爲弓一條爲則

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牽合衍贅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蠶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夢英篆

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敘云落筆無滯縱橫得

宜大者縮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居之不疑所以不可救藥沉痾入肺矣夢英篆傳於今者有篆書偏傍亦不工緻郭忠恕答之書云見寄偏傍五百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予部今日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傍少品蟲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者小說見宜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罕夢英偏傍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宜焚深不足於彼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

周禮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古文別字從重八即今之北字也重八為六十四八八之數也故曰其別

久湫大沉

秦沮楚文有久湫大沉之語沉之為義世多未解按說文曰沉濁黠也莊子沉有漏沅沉水汚也漢書刑法志山川沉片應劭風俗通曰沉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郭緣生述征記烏當沉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秦王繫馬蟠蒲也自在齊人謂湖曰沉顏師

古曰沉謂居深水之下深而又深也古云沉潛又云沉溺沉涵又云默而深沉之思皆取深而又深之意北方謂水皆曰沉不獨齊語為然蓋北之言沉南之言潭也故沉亦音潭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為主沉沉者應劭曰沉沉官室深遠之貌長合反當呼為潭澗也韓退之潭潭府中居正用此語又按管子夏人之王鑿二十畝濶十七湛注湛即沉沛之沉大澤巨漫也是潭與湛字雖不同義可互證故併引之

畫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

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東坡書

王初察履道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猓抉則不能無至于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歛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纏纏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其語如此其一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者

明無是人也卽木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爲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向駁礙上林本秦故地始皇陞隘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治東旣極河西又抵沂終南之北九峻之陽數百里間宮館二百七十複甬相連窮年忘返猶不能徧而又表南山以爲闕立石胸山以爲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爲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立也胸山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者彼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辭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縱諛故楊雄指之爲勸也夫旣勸之以

中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爲苑囿之樂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旣不爲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其中篇曰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躍波其北則盛夏含凍信斯言也必并包夷夏縮地南北而始有此古今讀者偶不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曰八水分流則長實有此水不爲寓言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下苑卽曲江也曲江僅得分瀆爲派

而瀆灑合會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之外矣然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眞確况其紫淵丹水欲傳會而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楊雄能知此意故其校獵之賦曰禦自沂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於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則關中豈能辨此也又曰虎名三巖圍經百里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哉雄之此意正倣相如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痴人說夢也班固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

實非義理所止故刪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予觀莊子云魏瑩與田侯牟約牟背之瑩怒將伐之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比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有若

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愴然若有亡也蓋自悼其所爭之細也東坡曰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于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深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變矣是以自托於放蕩之言而能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有未識其趣者愚謂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

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而行逢干之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吉惟楊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州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

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楊雄之旨者其王維乎。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滹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夫齊東有琅琊，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

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
萬人也顏師古曰懸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
說是也又曰秦得百二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
得十二二十萬人當諸侯十萬人也所以言懸隔千里
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右舊說
如此近口程泰之云田肯之語藺隱故諸家之說紛
然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則
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齊得
十二理亦猶是也若定其讀當以得百爲一句而二
焉自爲一句也十二亦然皆言人力半而必可倍正

一理矣何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也秦險
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阻
河其右傍山兩面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千里
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爲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
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險
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爲二十萬矣若敵人來
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
能遽爲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當在定險之
內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
要而剖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

以易言也慎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
軍士奮勇無一不當百如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
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當十錢曰百十
錢言十可當百也則應蘇顏程之解田肯語其旨一
也程語自明不必破前說耳

紫電青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竝使招携
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雷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
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青霜王
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胷中萬卷

經贊王微藥草贊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於逸周書
火浣布數語今彙書于後火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
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周書說曰
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鳥且白徧體無衣襦唐
博物記三廉大實實不但三雖名三廉其食之多汁味
酸且甘藏之尤好與眾果相參陳神暢萃之依水猶
卉植地靡見其布漢爾鱗被物有常性熟之所自子
立萃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
其犢與虎為讎物志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
牛目不逾稀鼻為口望頭若尾馴良豕教聽言則詭

敬牙玉潔在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雲鳥劍
 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劍喻波
 濕墨迷射水監萬震海物瓦瓏鑛殼建甌狀如渾沌
 錢丈外眉而內集萬震海物異名記瓦瓏贊注眉為
 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層巖如猿仰株八如沉鱉
 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萬震南江瑤柱厥甲
 美如瑤玉玉音裕三字一句肉柱膚寸名江瑤柱萬
 異名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
 神異表露以角音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
 獸莫觸萬震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昆侖有弱水

鴻毛不能起記一跳八尺兩跳丈六從春至夏課
 租相逐風俗記竿複引一索飛繩杙閣其名曰竿人
 懸半空度彼絕壑李膺高山峩巖石磊落傾側
 榮翹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帶索袁崧山蚰惟大
 蛇既洪且長采色駭映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成養
 瘡實饗嘉食是豆是觴南齋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
 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楊季交州

孔明遺事

水經注引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
 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

成遂馳去此亦孔明遺事本傳不載者

予欲無言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余竊至此有感焉曰夫子於子貢啓之屢矣予欲無言之意卽與回孰愈之問也夫子嘗云回也終日如愚又云回非助我此二言者蓋得忘言之筌蹄而契無言之教惟回也獨自回以下則穎悟莫賜也若矣故夫子屢以啓之予欲無言之言卽與回孰愈之問也子貢之對乃爾

是以啄之聞臆知之知測之少照之多爲回賜優劣非夫子發問之旨矣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求其說而不得者以爲旣然之又許之夫子然也乎哉夫子許也乎哉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分優劣此女所以弗如同也亦由天何言哉之答也不然則殆廢之稱屢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居德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科門人評記亦定矣子貢方人亦豈不自知而煩夫子之問乎惜乎子貢未喻其旨而斷於再問也

尋仲尼顏子樂處

有問予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所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境逆樂真

章風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夫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致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爲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睿作聖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則匍服葉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爲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

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不伐上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泊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美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王安石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如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東卞而在王朱石或曰子何以怨真小人予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怨狐哉

丹鉛總錄卷之十一終

十一 總錄史籍類

卷十一



